



清水粽

□何蔚

小满一过,江汉平原的芦苇就把叶片伸展到了最大限度。翠鸟掠过的池塘和白粉蝶飞过的旷野,又开始进入了一年中丰饶的季节。

在我的老家江沿湾,如果那里的一切还是40多年前的样子,那么,麦子和油菜此时就应该物归原主,被镰刀喊回到它们各自的家中了。由于晴天和雨天交替频繁,此时的通顺河也该有了泛滥的念头;由于土壤的墒情更适宜于种子发芽和农作物生长,收过油菜和麦子的空地上,所有裸露的部位也差不多快被别的庄稼填满。

也是在这个时候,芒种和端午节几乎是同时伸出手来,把粽子端到了我们面前。

那时,我还是一个青年农民。如果再往前推,我是一名小学高年级学生。我从没去过别的地方,不知道老家的端午节跟别处的端午节有什么不同。我只记得,从童年到中年,我们老家的粽子一直都不曾变过。它们永远都是三角形,永远都是单纯的芦叶包裹着单纯的糯米,不大不小,没有任何添加和勾兑。老家的粽子还有一个明显的标记,那就是,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一根长长的马莲草拴着。马莲草多出的那一段,则被用做将零散的粽子按10个或者12个为基数,连成一小提一小提,化零为整,挂在事先备好的支架或椅子靠背上。那时的我曾天真地以为,天底下所有的粽子都是同一个模样。我甚至有些怀疑,城里既没有芦苇,又没有马莲草,会不会连粽子也没有呢?

在我原生态的认知中,粽子多半是照着我们乡下人自己的样子包出来的。它们穿着草本的蓑衣,腰间系着草绳,浑身充满了草本植物的气息,也秉承着草本植物的习性。因此,在我看来,粽子生来就应该是我们乡下独有的产物。可后来的事实证明,我的认知是多么幼稚可笑啊!等我28岁离开老家,这才发现,城里不仅有粽子,而且,其种类和口味也让乡下的粽子望尘莫及。城里除了有芦叶包裹的粽子,还有用竹叶、箬叶和算衣包裹的粽子;除了有烧肉粽、火腿粽、红枣粽,还有红豆粽、绿豆粽和蛋黄粽;除了咸味、甜味和原味,还有海鲜味;除了三角形和四角形,还有正方形和枕头形。城里的粽子要么特别大,一个就可以撑饱肚子;要么特别小,吃完几个都没有饱腹感。还有,城里的粽子不只出现在端午节,一年四季,它们的身影都有可能在街面上自由晃荡。不过,这些都不足为奇。奇怪的是,绑在它们身上的并非马莲草,而是麻绳或线绳。仅此一点,就足以令我心生别扭,本能地要在情感上和它们保持距离。所以直到现在,我始终只对马莲草捆绑的清水粽情有独钟,基本上不碰别的粽子。我执拗地认定,没有马莲草的参与,再好的食材和包装,也会让粽子丢失本色。

马莲草是江汉平原上最常见的湿生植物,它们曾经在老家的河沟、水塘和湖沼边缘扎堆疯长。而且,凡是马莲草生长的地方,一般都不会再长出别的杂草。早些年,老家人喜欢用马莲草编蓑衣、打草鞋、织垫席、搭草棚。马莲草似乎生来就带着一副贫贱的身子骨,只有端午节与粽子搭配在一起,才是它们一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。

本土的粽子本来不叫清水的,因为有形形色色的外来粽大量涌入,我们才不得不用清水粽这个名字,将它和别的粽子区分开来。仔细想想,包裹粽子的芦叶来自清水,作为主要食材的糯米来自清水,给粽子定型的马莲草同样来自清水,甚至连粽子被煮熟的过程也是来自清水。那么,将最简单的原生态粽子叫作清水粽,难道不是一种天意吗?

清水粽里有江汉平原的水香、草香和稻香。每当端午节来临,总有一串清水粽会当面提醒我,敦促我:可别忘了把你的来历与身世再确认一遍哦!于是,我就照着粽子的吩咐,摸了摸自己的胸口——是的,那颗农民的心还在,它依然是生动的、新鲜的、简单的,就像清水泡过的粽叶包着清水泡过的糯米,再被清水泡过的马莲草拴着、连着、捆绑着。只不过,此时我无论如何也回不到老家江沿湾40年前的场景中了。好在我心里明白,每一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场景。从我离开老家的那一年开始,岁月的光标就一直在陈旧的画面上移动着,每隔一段时间,就有一些不合时宜的画面被彻底删除。没过多久,时代的发展还会像变魔术一样,冷不丁地将一座新城粘贴在我熟悉的乡土上,把我的老家置于另一种场景中。

过节前,我在菜市场上找到了有马莲草捆绑的清水粽。我只挑不大不小的那一种,没有任何添加和勾兑的那一种,最简单最清白的那一种。买回家后,我不会像儿时一样拿它们蘸糖吃。我只会更喜欢它们本来的味道,尤其是放凉后的味道。我觉得放凉后的粽子更具有弹性和张力,更具有恰到好处的黏性和硬度,更具有将乡愁黏在舌尖上的亲切感。

我吃着清水粽,心里总会冒出这样的念头:如果此时老家对我还有期待,只要他召唤一声,那我肯定会马不停蹄地奔他而去。况且,地铁16号线正从生长过水稻、芦苇和马莲草的旧址上穿过,我回家的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便捷。但现在的问题是,老家与我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少,彼此间的依存度也变得越来越低。我原来的老家,除了亲情和乡情之外,记忆中所有的点位都有了全新的布局,所有的房屋、门窗和道路在被重新规划和排列组合之后,都与我的旧情感产生了严重的隔阂。老家不认识我了。我和老家渐行渐远,越来越形同陌路。

然而,这一点都不影响我对一丛芦苇和马莲草的牵挂,一点都不影响我在剥开一枚清水粽时,下意识地 will 面孔朝向故乡的那种本能。

卖艾蒿的小女孩

□王剑冰

崱山高高地铺排下来,遮挡住了吹向这里的风。太阳也上来得晚些,等全部露出脸,农忙的人们,早就下地了。

黄河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远处流着。其实从塬上望过去,是看不到黄河流动的,看到的只是一道黄白。

塬下的沟渠里常年有水,不知是从崱山流下,还是从黄河灌进来。那水平常有一人多深,要是雨季,就不知多深了。但是沟渠两边有着太高的堰,水是漫不上来的。

沟渠两岸长出蓬茸的树,树荫下,渐渐成了集市。早上或周末的人最多。赶不上露水集,人们就在周末来,周末更显得热闹,卖什么的都有。

我这几天,就想着到集上去。快到端午节了,卖苇叶和艾蒿的多起来。我是想看看那个小女孩和老太太还在不在。我的内心,有着一桩秘密。这秘密存了几乎一年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到人马寨村去找王跃泽,他是澄泥砚的传人。回来沿着沟渠往前走,就看到了这个热闹的集市。

集市上到处弥漫着一股清香,独特的味道让人觉得就是这塬上的。集上卖菜的居多,也有卖箩筐、色斗、猪槽、抓钩、镰刀之类的,还有卖一把把艾蒿的。离得近了,才知道刚才闻到的那股独特的味道,就是这艾蒿散发出来。让人想起,老百姓很是在意的端午节快到了。

端午节家家插艾蒿,似是塬上的习俗。在门口插上一把儿,可以辟邪,保平安、不害病。因此集市到处都是卖艾蒿的,几乎来的人都会带回一两把儿。有五块一把儿的,还有八块两把儿的。小的或不大新鲜的,也就三块一把儿了。

这个时候,我走到了一个小女孩和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这里。她们的脚边摆着一大堆新鲜的艾蒿,却少有人买。有人问了,听说只收现钱,就扭头走了。只有少数几位大爷大妈会打开小手巾包,摸出几块钞票。

一位大妈说,这一老一小,没有微信、支付宝,现在谁还带着现钱出门?人家都卖完了,她们也卖不完。我听了,找地方去换零钱。好容易找到一个卖剪纸的,说好微信刷给她两百,买几幅剪纸,换给我一百元和几十元票子。而后我再返回到小女孩和老奶奶那里。

小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,一头整齐的短发,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,说,叔叔买艾蒿吧,两块钱一把儿吧。那么大的一把儿才两块钱啊,我说给我拿十把儿吧。女孩看了看我,露出疑惑的神情,说,叔叔要这么多干嘛?用不完就蔫掉了。

我说我送人。也确实,住在地坑院里,认识了不少邻居,回去送给他们吧。

女孩大声地跟老奶奶说,奶奶,这个叔叔要十把儿啊!那位奶奶听了就咧开嘴笑了,说,好,好,再送人家一把儿,自家动手采的,值不得什么钱。

女孩一把把儿的,给我挑了十一把儿递过来。说,俺们没有这么大的袋子,用这个袋子装一下吧。我看她从身边拿出来个大尼龙袋,把里边的两件衣服掏出来。我赶忙说,不用不用,用绳子扎一下就行。

女孩看我坚持,就用塑料绳子为我扎好。我把一百元的票子裹在零钱里递给老奶奶,说,我数好了,装起来吧。老奶奶说好、好,接过来就塞进了口袋。

我提着一大捆艾蒿往前走。想着这么多艾蒿,得费一老一少多少工夫啊。

这个时候,就听后边有人喊着追过来,原来是那女孩。她气喘吁吁地将一百元票子递给我说,叔叔,你给多了。二十块就够了。要不是奶奶掏出来看,俺们还不知道哩。

我说这不是我的,你快拿回去给奶奶。

小女孩却硬性地塞给我,说,奶奶的钱都放在她手绢里了,刚才她拿出来准备放进去才知道你给多了,这钱俺们不能要。说着就跑走了。

今年这个时候,我们仍旧到集上去,想着能遇到那个小女孩和老奶奶。

还真看到了她,她似乎长高了,一头短发也扎了起来,而她只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。我上前问,你奶奶呢?她好像并没有认出我来,只是弱弱地说,奶奶,走了……

真是个让人意外的消息。女孩没有爸爸妈妈吗?还是他们出去打工了?我不好多问,看到她脖子上挂着一张微信扫码,知道她已经会用手机收款了,便说,我要十把儿。

女孩给我挑好,捆扎好。我扫了码提着就走,女孩只顾忙其他的顾客去了。走出老远,我按下了一串数字,发了出去。心里稍显轻松起来。

那个老奶奶,去年看着身体还可以,怎么就离世了?这会给这个女孩子带来多大的痛苦和影响啊。她一定学着奶奶,去到她们去过的地方,早早采了艾蒿,再到这里卖。我看到她的身后,有一辆架子车。

过了一日,微信显示款项如数退回。退回原因是“小爱未在二十四小时内接收你的转账”。看来这个小爱,还是像去年一样,不肯多要别人的给予。可这里面还有她的艾蒿钱呢,我又怎能白得人家的劳动成果?

于是我打听着找到了沟边不远的这所小学。小学设在一座文庙里。这座庙原来是方圆五十里的大庙。后来发生大火,当地百姓都跑来救火,还是烧毁了。经过修整,保留了房屋大殿的结构,还有前后三进的院落。先是做了村委会、仓库和夜校,后来就办起了小学,渐渐办成远近闻名的一所学堂。老百姓说,还是沾了孔圣人的光。里面就又塑起了孔子像。

我找到教师办公室,打听一个叫小爱的女孩。一位老师说,不清楚有这个学生。问我可知她的大名。我蒙了,还真不知道啊。我就说明了来意。我是带着零钱来的。老师让我等等,一会儿下课了再给问问。

我看着老师正忙着批改作业,就走了出来,到前后院子里闲逛,看看这座老建筑。

院落里铺的还是老石条,墙也是老砖。白灰涂抹的地方,写有孔子语录: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”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。

那位守门的老校工看到了我,走过来问我可见到人。我就把情况告诉了他,说得等到下课再问别的老师。

老校工说,哎呀,你刚才说你找老师办公室,你就说你找小爱不就行了吗?

我高兴起来,说你知道小爱?

老校工说,知道知道,一个村里的,怎么能不知道小爱?是个可怜的孩子啊。不过这孩子品学兼优,很讨人喜欢。

老校工跟我讲起了小爱的事。

小爱是个苦孩子,也是个坚强的孩子。她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一岁那年小爱半夜里发高烧,爸爸出去找医生,那晚下着很大的雨,爸爸跑得急,滑到了沟里。等天明找到时,人已经没了。他抱在一棵冲御的树上,没有爬上来。小爱的妈妈坚持了三年,守不住,终于还是改嫁了。

奶奶和小爱就这样相依为命地活过了最艰难的时日。后来小爱上了学,放学就往家跑,帮着奶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,奶奶喂了一头猪,养了一窝鸡。奶奶还带着小爱去采野菜,割艾蒿,到集上去换钱。猪到年底卖,鸡下了蛋,奶奶都给小爱吃。小爱不吃,也拿到集上去换钱。

去年小爱的奶奶死了。小爱哭得死去活来,那段时间,小爱总是跑到坟上去找奶奶。人们看到都掉泪。有人去找到了她妈妈。妈妈来了要把小爱带走,可是小爱说什么都不走,说走了就没人守着奶奶了。

后来村里商量着给小爱捐款献爱心。学校有个教文的姚老师一直单身,正好也是小爱的班主任,就担负起照顾小爱的责任,和小爱同吃同住,现在小爱上六年级了。

中学就在不远的镇子里,到那时是住校还是继续跟着姚老师,还不知道。总之小爱现在好多了,而且学习也很好。

正说着,下课了。

老校工指着走出教室的姚老师,而后又指出了小爱。

你别说,姚老师和小爱还真有点像。小爱的大名叫李爱菊。我跟姚老师说了小爱两次拒收善意的善举。姚老师说,乡亲们和老师给她的捐款她也不要,还在我这里保存着。这孩子就这样,从小受奶奶的影响,以一顆善良之心看待社会、对待他人。

我跟小爱说,你拒收了我的好意,可是你得把艾蒿钱收下吧,你不收,我反而过意不去了。小爱说,那算什么,俺们塬上有的是。

我还是坚意地拿出零钱给她。小爱说,叔叔我想起来了,去年也是你吧,总想着帮我。我真的不需要,村里和老师都帮助我,我还养着鸡、养着兔子呢!

小爱是个值得关注的孩子,我提出到小爱家里去看看。小爱看着姚老师说,端午节放假,我们包粽子,让叔叔一起来过节吧。姚老师刚才加了我微信,知道了我的身份,高兴地答应。

一路艾蒿飘香,我知道,家家户户都插上了艾蒿,而且那香气里,还有粽子的味道。

又一个带有美好与祝福的节日来到了。



托屈原的福

□阿成

1

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,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端午节的别名和曾用名很多,除了“端阳节”之外还有“午日节”“五月节”“中天节”和“五月女儿节”,而北方的老百姓则亲切地称它“粽子节”。

追溯溯本,端午节原是纪念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日子。如此隆重且经年不衰地纪念屈原,并不在于他是楚国的一名官员,更重要的,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。屈原创作的楚辞《天问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等等,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件件光芒四射的瑰宝,他的诗句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千古流传,成为文化人操守的楷模。屈原诗中传递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,和对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伟大情操,受到了历代人的景仰。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在众多文化人眼里,包括在我的心目中,始终认为这是一个诗人的节日。即便是在今天,许多城市会在这一天举办端阳诗会,直接称端午为“诗歌节”。

端午节在民间更有不尽相同的风俗,如系端午索、戴艾叶和五毒灵符,有的地方在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的这些天里,家家都会精心地打扮自家的小闺女,故而俗称“女儿节”。

我的故乡在农历五月初五的这一天,人们是一定要出去踏青的。斯时凌晨,天还未亮,便早早地结伴到江边去踏青了,在那里采些艾蒿、野花、青草回来。这一天的早市尤为热闹,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,卖五彩线、卖葫芦、卖鲜花、卖小苕帚的小贩络绎不绝。更有各样的风味小吃招徕顾客。踏青回到家中,母亲会用艾蒿水煮鸡蛋给儿女们吃,嘱咐孩子们用艾蒿水洗脸洗手,以为祛病者也。还将孩子们采来的青草绑在地板上。民谣说:“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。”母亲照例将一束艾蒿悬挂于门上,以之避邪。母亲还将五彩丝线系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手腕和脚踝上。这样的风俗说起来,中国古代就崇敬五色,视五色为吉祥色。应劭的《风俗通》记载:“五月五日,以五彩丝系臂,名长命缕,一名续命缕,一名辟兵缢,一名五色缕,一名朱索,辟兵及鬼,命人不病瘟。”中国古代崇敬五色民俗云,凡戴五色线的儿童能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。母亲给我们系五彩线时,事先特别嘱咐孩子禁忌开口说话,并叮嘱五色线不可随意扯断或者丢弃,只有到了夏季的第一场大雨,或第一次洗澡的时候,再将其抛到河中。将五色线扔到河里,意思是让河水将瘟疫和疾病一块儿冲走,以此保小孩子的安康。

端午节自然少不了吃粽子。“粽”本作“糗”,《说文新·米部》谓“糗,芦叶裹米也。从米,蓐声。”据记载,早在春秋时期,用菰叶(茭白叶)包黍米成牛角状称“角黍”;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,称“筒粽”。东汉末年,是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的,因水中含碱,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,再煮熟吃。晋代以后,端午食粽已成国之风俗了。而我们寻常百姓家则是将粽子做成三角形,称“米粽”,米中掺小豆的叫小豆粽,掺红枣的叫枣粽。枣粽谐音为“早中”,所以吃枣粽的人家最多,意思是家里读书的孩子吃了以后可以早中状元。听说古时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天早晨,要吃枣粽的。至今在学生升学考试的早晨,家长还要做枣粽给考生吃。

在南方,过端午节有吃“五黄”的风习。所谓“五黄”,是由黄瓜、黄鳝、咸蛋黄、黄豆瓣包的粽子。同时还要喝一点雄黄酒。这一天更隆重的内容则是民间的划龙舟比赛了。这一风俗原是为了纪念屈原。相传古时的楚国人听说贤臣屈原投江了,于是人们划船追赶去拯救他,可一直追至洞庭湖仍不见其踪迹。之后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,民间便以划龙舟以纪念他。我的家乡每年的端午节都有划龙舟的比赛。届时,江之两岸观者如潮,彩旗猎猎,万众为龙舟比赛摇旗呐喊,加油助威。

到了农历五月初五的这一天,我照例要找出屈子的《天问》,并高声诵读:“举贤才而授能兮,循绳墨而不顾。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。夫维圣哲以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。瞻前而顾后兮,相观民之极。”以示景仰,以表缅怀之情,亦含有自家反省检讨之意,检讨自家笔下的文章是否出自内心、关乎民愿。

我也常在端午节到乡下走一走。乡下的端午节在我的心里其节日气氛更浓,也更淳朴。无论是人们的心情,还是香火鼎盛庙会,也无论是纯粹农家风格的小吃,总是让人心醉陶然,胸怀古风。

2

端午节的凌晨,县城里的人就倾巢出动了,全都奔郊区去踏青,三五成群走路的,开小四轮子的,骑摩托车驮人的,总之路上全都是踏青的人。这一路上,卖粽子的、卖肉包子的、卖茶鸡蛋的、卖葫芦的、卖烤羊肉串儿的,络绎不绝。恰好这一天正赶上“国家集”,就更加热闹了。我问老秦,什么叫国家集?他说,咱们镇政府办的集就叫国家集。

到了郊外,已有不少人在那里采艾蒿了。老秦长叹道,今年旱哪,多长时间没下雨啦。雨好草就好,那在牧场上野餐才舒坦哪……

老秦说得不错,纤细的小艾蒿长得像碳素笔那么高。老秦说要是往年,这艾蒿得没膝。我说那也得采啊,采艾蒿不是可以避邪嘛。这也是咱们起五更爬半夜要干的重大项目啊。

为了踩到更好的艾蒿,一行人徒步向纵深地带前进,过了一个慢坡,又是一个土坝,仍然没有理想的艾蒿。继续向前面找。总算找到了一块儿理想的艾蒿地。虽然采得不多,但人手一小把,手手不空,就算可以。老秦说,艾蒿还可以做鱼汤,非常好喝。我说,我喝过,达斡尔人管这种汤叫什么来着?想不起来了。喝是好喝,搁点盐,搁点味素。不过初次喝容易拉肚子。老秦说,艾蒿就是管泄的,上次省里来了一位领导,上火了,吃啥药都不好使。我就出去给他薅了一把艾蒿,煮汤让他喝了两大碗,都窜虚脱了。老秦说艾蒿还可以炸丸子,清香味儿。说得我们直咽口水。

这一路老秦手不拾闲,不经意往大坑下的毛树窠子里丢了一个枯树枝,没想到惊起一只野鸭子,这只野鸭子箭似地斜飞上天跑了。大伙儿全都愣住了。老秦说,这里肯定有野鸭子窝。于是,大家下到大坑里找。果然,在一个小树毛子旁边发现了一个野鸭子窝。窝坐得十分精致,干草和鸭毛围着一圈儿,里面整整齐齐摆着12个鸭蛋。老秦用手一摸,仰着脸说,马上就要出小鸭子了。说完,冲我神秘地一笑。我明白他的意思,附和地说,是啊,马上就要生出小野鸭子了。大家蹲下来用手摸了摸,然后小心地把野鸭蛋放回原处。无论如何,过端午节,大家的灵魂都得像屈原一样透明才行。而且大家都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值,还能看到野鸭蛋。太棒了。老秦说,我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,也没看见过几回。当地的朋友说,就是生态好啦。大家觉得他的话非常有道理。

正聊着呢,外面风向变了,刮上东北风了。有道是,东北风,雨太公。旋即下起了大雨。当地的那位朋友说,大早不过五月十三,要是过了五月十三,那苗就全完了。看着没有,这是托屈原的福啊。

我说,下得好哇。这样一来,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了。